

认知立场与价值诉求:巴别尔在当代俄罗斯

王树福^{1a,1b;2}

(1.华中师范大学 a.文学院;b.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武汉 430079;

2.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摘要:自1985年以来,20世纪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巴别尔的作品出版和学理研究在俄罗斯学界日渐深入,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在细致发掘、整理、归纳、注释和出版作品的基础上,研究者对巴别尔的文学遗产进行重新解读和当代阐释,更加注重巴别尔作品中的认同问题,关注巴别尔与同时代作家、俄波革命及犹太族裔的关系,瞩目巴别尔的多元文化身份和体现在作品中的悖论艺术特色。当代俄罗斯巴别尔研究的变迁,既部分反映着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发展概况和思想文化特点,也表现出俄罗斯学界的研究特点,即在去意识形态过程中,与社会主流思想展开对话,扩展作家的现代性意义。

关键词:巴别尔研究;当代俄罗斯文学;认知立场;价值诉求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4)05-0062-07

作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位无与伦比的短篇小说大师”^{[1]134},伊萨克·巴别尔(Исаак Бабель/Isaac Babel, 1894—1941)给后人留下丰厚的文学遗产,在俄罗斯和欧美知识界备受关注,声誉日隆,享有世界声誉。正是俄罗斯和西方多年成熟而综合的学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逐步提升了巴别尔作为作家的伟大性,还原出巴别尔本体世界的形象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并进一步扩展巴别尔对小说创作、对世界历史、对人类精神的普遍性意义。耐人寻味的是,如此一位堪称“当代文学通往共产主义曲折而复杂的道路上的新的路标”^{[2]126}之作家,在俄罗斯文坛却命运多舛,毁誉参半。“他在一九二三到二八年文名极盛,一般人都认为他是居领导地位的苏联作家:他的作品再版过许多次,讨论他作品的文章篇数以百计,甚至于有若干种书也是专门讨论他的”^{[3]335}。然而情

形急转直下,1940年代,巴别尔以间谍罪不幸殒命于卢布扬科集中营。“苏联批评家及文学史家此后也不再提起他;他们虽然有时候还提起皮里尼亚克的破坏性作风,可是对于巴别尔则只字未提”^{[3]335}。巴别尔在20世纪俄罗斯文坛中文学声誉的沉浮变迁,在文学史上的接纳与拒绝、诋毁与遮蔽、回归与彰显等诸种事实,与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发展史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巴别尔在俄罗斯的接受史,就是一部文学发展史的侧面缩影^[4]。

毫无疑问,没有细致而深入的个案研究,整体和综合的研究很容易流于空疏。著名文艺学家Г. А. 别拉娅认为:“没有巴别尔的创作,不管是今天的俄罗斯文学,还是世界文学,都是无法想象的,不可思议的。正因如此,理解作者所塑造的世界图景非常重要。”^{[5]5}由此,巴别尔问题研究就不

收稿日期:2014-06-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项目“20世纪外国文学思想史系列(俄苏卷)”(05jzd750.11-44208);湖北省“十二五”哲学社会科学2013年度规划项目“认同与疏离:巴别尔小说研究”

作者简介:王树福(1980—),男,山东临沂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和“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从事俄罗斯文学和中俄文学关系研究。

仅仅是文学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的问题,而且可以经由个案研究深入探讨 1920—1930 年代俄罗斯文学和文化思想的发展状况,透视当代俄罗斯学界对文学遗产所持的认知立场、民族诉求和思想价值。纵观 1985 年以来俄罗斯的巴别尔研究,可以看出它在反思历史中不断深化,并在“对话”、“交往”和“多元”、“复调”语境中前行,其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越过去。本文以知识考掘方法,重点考察 1985 年以来当代俄罗斯^①巴别尔研究的热点问题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俄罗斯学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立场、评价态度和价值诉求的变化。

一、从遮蔽到回归:20 世纪末期的巴别尔研究

诚如巴赫金所说,“每个时代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推重一批属于最近的过去的作品。经典作品的历史生命,实际上就存在于对它们在社会意识形态上进行重新推重的过程之中”^{[6]331-332},艺术的光辉是历史所无法湮没的,经典终究会穿越时空而熠熠闪光。自 1985 年开始,伴随着苏联社会的全面改革,“公开化”与“民主化”改革政策的实施,社会政局开始发生变化,意识形态控制减弱,审查制度逐渐宽松,言论思想相对自由,诸如此类的新现象和新变化给俄罗斯文学带来新的社会需求,也使文学研究迎来新的条件与契机。于是,以改革浪潮为路标,苏联的社会转型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然起步,文学的整体阶段性变迁也由此开始,在世界观与美学观等诸方面发生了迥然异于以往时期的嬗变。

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文化思想氛围中,巴别尔的作品得到搜集、整理、编辑,相应的出版研究也日益步入正轨。巴别尔于 1920 年参加布琼尼领导的第一骑兵军时写就的随军日记——《骑兵军日记》,在基辅女翻译家 М. Я. 奥弗鲁茨卡娅等人精心保存下幸免遇难,并首次发表在《各民族友谊》1987 年第 12 期。小说《骑兵军》(Конармия, 1926)的故事大多取材于此。日记不仅仅被视为研究作家以及相关历史的珍贵文献,而且其本身已堪称文学杰作。作家深邃真挚的洞察力,精确洗练的文笔,独具一格的视角,鲜明准确的意象,被世界名家所赞赏。随后,英、德、法文日记译本相继问世,在各自国家普遍反响强烈,受到知识界的重视与好评。同时,苏联先后出版了不同版本的巴别尔作品集和研究作家生活创作的文章。作品集主要有:1986 年《骑兵军:短篇小说》出版单行本,著名学者波里亚科(Л. Поляк)为之作序;1987 年,删节版《骑兵军日记》在苏联最终问世,1988 年,魏因施泰因以一人之力,主编《敖德萨故事集》和其他作品选,并撰写后记和注释,该书注释详细,归类合理,在耶路撒冷出版,获得西方犹太文化世界的好评。研究作家生活创作的随笔文章和日常纪事的散文作品也相继问世,比如《书页重又翻起》中的《我们的伊萨克·巴别尔》^②和 Г. 蒙布里特的《作家故事》。^③它们在追忆往事还原史实溯源历史的同时,也表达着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考量,即以细腻的生活体验和鲜活的历史史料还原作家原貌,书写不同于官方的文学建构和历史嬗变。诸如此类的散文与出版作品,一起为读者还原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巴别尔鲜活的个人形象,丰富着作家的个人性情和艺术世界。

苏联解体后,伴随意识形态的消失和“回归文学”浪潮的来临,巴别尔在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成就与地位得到客观的重新评价。在回归浪潮中,巴别尔的经典作品被分门别类,编辑整理,不断重印。20 世纪 90 年代是巴别尔作品的大规模发现期:彩图版两卷本《作品集》收录巴别尔的短篇小说、未完长篇小说、剧本、电影脚本、特写、日记、报告、随笔等各种体裁,由巴别尔遗孀安·佩罗什科娃编选,文艺学家 Г. А. 别拉娅作序,批评家波瓦尔措夫注释,韦克斯勒绘图。其他版本

正是这种相对宽松的文化思想氛围中,巴别尔的作品得到搜集、整理、编辑,相应的出版研究也日益步入正轨。巴别尔于 1920 年参加布琼尼领导的第一骑兵军时写就的随军日记——《骑兵军日记》,在基辅女翻译家 М. Я. 奥弗鲁茨卡娅等人精心保存下幸免遇难,并首次发表在《各民族友谊》1987 年第 12 期。小说《骑兵军》(Конармия, 1926)的故事大多取材于此。日记不仅仅被视为研究作家以及相关历史的珍贵文献,而且其本身已堪称文学杰作。作家深邃真挚的洞察力,精确洗练的文笔,独具一格的视角,鲜明准确的意象,被世界名家所赞赏。随后,英、德、法文日记译本相继问世,在各自国家普遍反响强烈,受到知识界的重视与好评。同时,苏联先后出版了不同版本的巴别尔作品集和研究作家生活创作的文章。作品集主要有:1986 年《骑兵军:短篇小说》出版单行本,著名学者波里亚科(Л. Поляк)为之作序;1987 年,删节版《骑兵军日记》在苏联最终问世,1988 年,魏因施泰因以一人之力,主编《敖德萨故事集》和其他作品选,并撰写后记和注释,该书注释详细,归类合理,在耶路撒冷出版,获得西方犹太文化世界的好评。研究作家生活创作的随笔文章和日常纪事的散文作品也相继问世,比如《书页重又翻起》中的《我们的伊萨克·巴别尔》^②和 Г. 蒙布里特的《作家故事》。^③它们在追忆往事还原史实溯源历史的同时,也表达着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考量,即以细腻的生活体验和鲜活的历史史料还原作家原貌,书写不同于官方的文学建构和历史嬗变。诸如此类的散文与出版作品,一起为读者还原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巴别尔鲜活的个人形象,丰富着作家的个人性情和艺术世界。

^①就文学与文化而言,“当代俄罗斯文学”(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内涵指涉有二:其一,按照约定俗成的理解和传统的认知规定,指 1960 年“解冻思潮”至今的文学发展进程,因为“解冻思潮”直接打破斯大林模式,大量被禁作家开始解禁回归,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艺术手法等开始发生不同变化,苏联解体之后的文学与“解冻文学”有着重要的关联;其二,指 1985 年至今的俄罗斯文学发展历程,苏联“公开化”和“民主化”改革中期,文学在美学观、艺术观、艺术手法、叙述策略、主题思想等方面均发生与以前不同的嬗变,作为文学思潮的“回归文学”、“白银时代文学”、后现代主义和女性文学开始合法出现在俄罗斯文坛,直接催生着后苏联文学。就此而言,它与欧美斯拉夫学界的“后苏联”(post-Soviet)有着十分重要的相似之处。其实,对“当代”概念的不同理解,部分隐含着观察视角、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即以政治事件还是以文学规律为界,以文化思潮还是以美学嬗变为准,以整体思维还是以文学阶段划分。

^②М. Вайнштейн. Наш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 Вайнштейн М. А. Листья снова зеленеют. Иерусалим. 1988. С. 5—28.

^③Г. Мунблит. И. Э. Бабель. // Рассказы о писателях. М.: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1989. С. 61—82.

的作品集也相继问世,比如《作品选》,该书收录作者最优秀的小说,展现的并非概念化、公式化的人物,而是鲜活生动的形象。1990年,《1920年骑兵军日记》由真理出版社出版,波瓦尔措夫为之写出精彩序言,细致阐释战地日记的历史与文学价值。1991年,《童年》和其他故事集》俄文第三版在耶路撒冷出版,该书由济赫尔编选、注释,由马尔基什撰写后记。1992年,《兴奋与颤栗:不同年代的小说和戏剧、敖德萨故事》在巴别尔的故乡敖德萨相继问世。1996年,著名的私人出版社 АСТ 推出的《作品集》(Избранное, М.: Олимп; Изд-во АСТ)、波瓦尔措夫著述的《死亡原因是枪决:伊萨克·巴别尔最后时日纪实》出版;1997年,著名学者 И. 马尔基什撰写的《巴别尔与其他》出版,诸如此类。让人感慨不已的是,巴别尔的遗孀佩罗什科娃在巴别尔著作的发掘和出版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为世人呈现出巴别尔生前多样而鲜活的形象。她先后主编了《同时代人记忆中的巴别尔》、《回忆巴别尔》、两卷集《作品集》。1939年5月15日巴别尔在莫斯科别列捷尔金郊区的别墅里被捕后,佩罗什科娃就一直为丈夫的命运而奔走呼号,尽力营救他,同时竭尽全力,搜集整理丈夫的所有作品。不过,巴别尔小说在俄罗斯的回归伴随着不断的流言和非议。著名文学研究家、阿斯特拉罕州党委会第一秘书 И. 加年科断然指出:“巴别尔在为被革命所破坏的、改诅咒的过去而一掬同情之泪。”^{[7]172}著名学者 А. 马卡洛夫则写道:“巴别尔的创作,是特定时间和特定环境中独一无二的非常态现象,其创作远离人民。”^{[8]217}

苏联解体之后,文学批评不再固守社会历史批评、乃至庸俗社会学的单一视角和方法,而是在发掘俄罗斯传统文论和大量借鉴西方文论的前提之下,广泛运用和借鉴各种新颖理论批评方法,在观念考量和话语实践的双重更新中展开有效的评说。由此大大推进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语

境下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发展。1993年6月,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思想》基金会和大型知名学术刊物《文学问题》杂志共同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以此纪念巴别尔诞辰一百周年。期间,《文学问题》编辑部举行了大型“圆桌”会议,讨论巴别尔作品的接受与出版,尤其是作品文本学问题,诸多学者纷纷发言。该系列研究论文经过整理润色后,部分集中刊发于1995年第1期的《文学问题》。^①在重要文学刊物上如此集中、连续、深入、学理地探究一个作家的作品价值、生平遭际和文化遗产,这在苏联解体后经济紊乱的俄罗斯并不多见,而其专业性和客观性的研究在令人叹为观止之余,更让人对巴别尔何以有着跨越时空的恒久魅力而思索良久。1994年,А. К. 若尔科夫斯基和 М. Б. 雅姆波尔斯基合撰的学术专著《巴别尔》^②问世,在俄罗斯和欧美斯拉夫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和热烈讨论;1996年,Я. Л. 利别尔曼推出的著述《犹太人眼中的巴别尔》^③借用当前西方学界广为关注的“身份认同”理论,从犹太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巴别尔与犹太族裔之间的逃离与回归、批评与褒扬、希冀与焦虑、认同与背离等诸种复杂张力。与此同时,有关巴别尔的生活与创作的报刊文章也不断涌现。^④

谈及巴别尔的创作,俄罗斯研究者马尔基什、弗里德贝格、弗赖金、济赫尔、利别尔曼、科波林斯基等学者普遍承认巴别尔小说中“双重性文学”存在的可能性^{[9]2}。这与斯洛尼姆的评论遥相呼应,悖论式风格是巴别尔小说诗学之魅力无可回避的重要体现之一^{[10]70}。对于巴别尔作品中的悖论式特色,俄罗斯学者列文(И. Левин)曾指出,“艺术家的双重自我意识(двой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或者是双重爱恋”(двойная любовь)是可能存在的,应该承认巴别尔小说中蕴含着“双重民族性”的事实^{[9]3}。巴别尔的内性格和外创作是在对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个性的接受中产生,诚如济赫尔所描述,巴

①此类系列论文有 В. 科夫斯基的《命运语境中的文本遭遇:巴别尔的作品如何已出版、正在出版和应该出版》,Э. 科甘的《“方案与草稿”完整系列视野中“骑兵军”研究》,Б. 萨尔诺夫的《如何确定作者意志》,А. 埃佩尔的《巴别尔出版作品中的“印刷错误”》,Г. 别拉娅的《研究的新水准:从巴别尔的创作论国际文本学弥赛亚的创造》。

② Жолковский А. К. и М. Б. Ямпольский. Бабель/Vabel. М.: Carte Blanche, 1994.

③ Либерман Я. Л.,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глазами еврея.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Ураль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 1996.

④ 诸如《星火报》中的“我是如何登记巴别尔财产的”(Б. Слуцкий. “Как я описывал имущество у Бабея.” Слуцкий Б. О других и о себе. М.: 1991. (Огонек № 40). С. 9—10),《宗教通报》中的“敖德萨故事集”作者伊萨克·巴别尔审判后被枪决”(Кощина И. “Автора «Одесских рассказов» Исаака Бабея расстреляли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день после суда.” Вестн. региона. 1999 26 ноября. С. 5),《Шомрей Шабос》中的“同乡与同时代人”(Розенбойм А. “Земля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газ. Шомрей Шабос. 1999. 8 января. С. 6—7)。

别尔是一个“安静而谢顶的患有气喘病的犹太人，更像一个生意人，而不像一位作家，具有捍卫真理的不可预期性和从日常事物散文中创作出诗歌的才华”^[11]¹⁰。巴别尔给人留下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矛盾性，还有关于他的许多争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艺术家：作为独一无二的作家，巴别尔几乎在每个时刻都受到重视和好评^[9]³。

总之，从1985年到20世纪末，随着作品出版的完备，巴别尔研究也随之获得学理性提升。俄罗斯学界对巴别尔本体和作品的多样研究呈逐渐兴盛趋势，表现出对巴别尔研究的极大兴趣。不仅举办了多次巴别尔研究学术会议，而且取得不俗的研究成果，但相对于西学界的成熟研究仍然明显落后。研究者则主要从犹太文化、俄罗斯文化、乌克兰文化、流散文化、多样文化的交融等多种角度出发，探讨巴别尔作品所蕴含的审美、历史、哲学、宗教、文化等多样内涵，显示出俄罗斯和东欧学界对族裔文化的重视，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和巴别尔的瞩目。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丰富着巴别尔鲜活的人文形象，在多元文化语境和视角中深化着作为国际现象的巴别尔研究，提升着巴别尔其人其作的文学价值和国际声望，同时改变着20世纪二三十年俄罗斯文学史的书写和文学图景的建构，凸现出20世纪俄罗斯犹太文学的审美特质和历史价值。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1985年到20世纪末期，巴别尔在当代俄罗斯的研究已取得不俗的成果，但相对西方学界的成熟研究仍然明显落后。著名文艺学家Г.А.别拉娅在大型文学期刊《十月》曾撰文指出：“在国外关于巴别尔已经写出许多专著和精彩文章。巴别尔被与伟大的意大利画家沙迦尔和著名表现主义艺术家马列维奇相比较，与俄罗斯、法国、波兰的经典作家以及其他文学家相提并论。在世界文学的宏大声名语境中，巴别尔得到深入研究。而只有我们保持沉默。”^[12]¹⁹⁷

二、从多元到综合：21世纪以来的巴别尔研究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交往的便利和讯息传递的加速，在多种理论纷涌杂陈和多元文化交

往的背景下，俄罗斯巴别尔研究取得丰硕的成就，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作品出版、作品研究和学术会议三个方面。三者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作品的整理出版为学理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而学理研究为学术会议的开展准备了必备前提和可能，而学术会议则促进了学理研究的繁荣进步，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作品出版。

21世纪之初，俄罗斯学界对巴别尔作品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热情高涨，有增无减。2000年，罗斯托夫顿河凤凰出版社推出《作品选：故事集与中篇剧作》；2001年，莫斯科乌法科托里亚出版社出版《在敖德萨和它的周围》，该书包括巴别尔的自传、《骑兵军》以及系列小说《这事在敖德萨是怎样发生的》；2001年，科里斯塔尔出版社推出“20世界小说大师系列”作品，其中巴别尔的《骑兵军、故事集与落日》就是其中之一；2002年，莫斯科Альда文学书屋推出由著名文艺学家Г.别拉娅作序的两卷本《伊萨克·巴别尔选集》，编者波瓦尔措夫积多年之工，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剔罗爬撮，考证查询，收录巴别尔所有体裁（全部短篇小说、未完长篇小说、剧本、电影脚本、特写、报道、书信、报告、论文等）的作品，按年代顺序排列，并对每篇作品进行仔细查证与详细注释。全书虽为作品集，却制作精良，条理清晰，纲举目张，不乏真知灼见。2003年，ОЛМА—Пресс出版社出版小说集《二十世纪初的幽默：娜·苔菲、阿·阿维尔琴科、伊·巴别尔和丹·哈尔姆斯》；2004年，莫斯科词语出版社出版《小说与戏剧》，学者Б.М.萨尔诺夫详细注释并写出精彩序言《湮没的经典作家》；2005年，著名巴别尔研究专家И.Н.苏辛赫主编的四卷本《巴别尔选集》在莫斯科顺利出版，收集了目前找到的巴别尔的所有小说、日记、剧作、电影脚本、改编剧作、书信、报告、札记、随笔以及未完稿。此类作品版本种类繁多，枚不胜举。

在关心文学创作现状和文学思潮变化的双月刊《文学问题》、《文学评论》等大型权威学术研究期刊，集中刊登了不少巴别尔研究论文；^①在《十月》、《旗》、《新世界》、《各民族友谊》、《青年近卫军》等代表着俄罗斯文学的主要成就、发展方向的

^①比如《寻找词语：20—30年代的华丽散文》、《巴别尔生平的补充材料》、《伊萨克·巴别尔：真诚生活与小说模式》、《爱伦堡和巴别尔》、《巴别尔的不为人知的小说》。

知名文学期刊上,不断出现巴别尔的研究文章;^①在以巴别尔小说为主体的大型作品中,也纷纷出现有名家学者撰写的具有相当学术分量的文章。^②总体说来,这些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作品分析和史料梳理两大类:前者侧重于对巴别尔小说的审美考察,在俄罗斯文化语境中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凸现其小说的普遍性价值;后者着重于巴别尔生平的史料搜集,在同时代人的视野中塑造巴别尔的个人魅力,展现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交往和深层的精神生活。巴别尔在小说中巧妙地构拟了四种不同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涵的话语层次,即革命主义话语层次、英雄主义话语层次、犹太主义话语层次和知识分子话语层次。经由知识分子柳托夫的叙述和叙述者的整体勾连,四种话语层次或彰显,或隐蔽,得到平等的展示和形象的论说;它们之间彼此交织,相互影响,既对立又统一,共同构成一幅复调性的小说画卷,形象反映了二十年代前后俄罗斯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精神特质。由于接受革命精神、描写英雄主义等中心话语,巴别尔的小说几经周折取得进入主流文学的资格,并得到高度认可;由于知识分子话语对小说话语的叙事控制,对叙述者的情感选择的左右,巴别尔小说产生其他主流文学作品所缺乏的艺术魅力,并在西方得到广泛的阅读和认同^{[13]117-127}。正因如此,有研究者指出:“最近一些年代,在小说方面巴别尔变得愈来愈受关注。原来,受欢迎的证据是丰富多彩的,小说家不再是‘研究者的财产’,其本人也成为小说人物。不过,巴别尔很早就让评价者高兴异常。”^{[14]73}

文学史家 B. C. 巴耶夫斯基在《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将巴别尔与皮里尼亚克一同列专节予以讨论,将巴别尔视为二十年代与皮里尼亚克、肖洛霍夫、布尔加科夫、叶赛宁、茨维塔耶娃同等重要的作家。^③谈及 1920—1930 年代的小说发展状况,K. Д. 科尔多维奇将巴别尔与布尔加科

夫、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左琴科、绥拉菲莫维奇、格拉特科夫、富尔曼诺夫、法捷耶夫等人相提并论;在“20 年代小说中的革命与国内战争主题”章节中,以较大篇幅论述巴别尔的《骑兵军》。^④在俄罗斯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取得副博士学位的韩国学者李素英,以《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为中心,集中探讨巴别尔系列小说的诗学特征。^⑤圣彼得堡大学教授苏辛赫在《苏维埃时期小说:三种命运》中,探讨巴别尔在文坛的崛起、其小说的审美特征及其命运的转折,^⑥在《20 世纪之书:俄罗斯经典》中分析巴别尔《骑兵军》小说中的“星星、鲜血、人与马”问题,即革命与暴力、战争与文明、身份与族群。^⑦瓦伊斯在《现代犹太文学经典》中,介绍巴别尔的传奇创作历程,阐释其系列小说的犹太特性。^⑧在资料考据和文学研究基础上,克鲁姆撰写的《巴别尔传记》由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正式推出。该书作为“斯大林主义历史”(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изма)系列丛书之一,将巴别尔的枯燥童年历程、传奇战争经历、瑰丽文学风采、创作反思转向、多样人际关系、被捕惨死狱中等片段娓娓道来,温情中有理性,叙述中有评议,理解中有反思,研究中有赞赏,可谓是目前世界斯拉夫学术界首部作家传记。^⑨

简言之,摒弃意识形态后的俄罗斯学界,更加注重巴别尔作品的审美分析,从多角度多侧面,利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可以说,巴别尔研究大有前景,亟待深入。需要补充的是,巴别尔的作品不仅全部回归、整理出版,而且被改编成戏剧,搬上银幕,实现了文学与戏剧、电影、音乐等其他学科的结合,使巴别尔的作品焕发出异样的风采和别样的魅力。

三、从边缘到主流:巴别尔研究的立场与诉求

20 世纪的俄罗斯,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中

^① 比如《十月》中的《成为柳托夫:伊萨克·巴别尔生活中的自由想象》,《敖德萨通报》中的《在高尚恐惧的狂怒中》,《Нон-стоп》中的《伊萨克·巴别尔与图兰道特公主》,《Ор sameax》中的《关于星星、鲜血、人和马》。

^② 比如《被淹没的经典作家》,《从事件中断裂的历史》,《烈日灼烧》。

^③ Баевский, В. 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3, С. 112—174.

^④ Гордович, К. Д.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 СПб.: Спец—Лит, 2000, С. 230—231.

^⑤ Ли Су Ен.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Конармия” и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Поэтика циклов. СПб.: Мир, 2005.

^⑥ Сухих И. Н. Проз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века: три судьбы. Бабель, Булгаков, Зощенко. М.: Журнал Нева, 2012, С. 3—61.

^⑦ Сухих И. Н. “О звездах, крови, людях и лошадях.” Книги XX века: русский канон. Эссе. М.: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1, С. 174—199.

^⑧ Рут Вайс.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еврей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ано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языкам и странам. М.: Мосты культуры, 2008, С. 157—187.

^⑨ Райнхард Крумм.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Биография. М. РОССПЭН, 2008.

国,很有历史借鉴意义。诸如革命与人道、身份冲突、民族认同、个人与国家、小说与历史叙述等极具现代性意义的命题,在巴别尔的艺术镜像中得到生动的记录,而非保存在官方历史档案中,并从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揭示与思索。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文坛流派纷涌,风格众多,思潮迭现,已是不争之事实。可以说,通过对巴别尔小说诗学的细致梳理,可以经由个案作家研究来展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小说的生态发展图景,揭示苏联文学之萌芽与创立的复杂与艰难,探究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特性,乃至发掘俄罗斯文化的深层民族特色。

当代俄罗斯知识界对巴别尔不再一味称颂或简单否定,而是力图客观真实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贡献和局限、成就与实务、精神痛苦与思想矛盾。由此,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巴别尔形象,便逐渐呈现在俄罗斯读者面前。巴别尔在20世纪俄罗斯在接受大致可以分为初识巴别尔的发生期(1925—1956)、再识巴别尔的发展期(1957—1985)、重识巴别尔的回归期(1985—2000)和迷恋巴别尔的繁盛期(2001至今)四个不同阶段。伴随着20世纪初的社会革命、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巴别尔登上俄罗斯文坛,以鲜明的个性式话语从主流的集权式政治话语中悄然逸出,树立不同于主流话语的精英反思式品性,体现出不同于主流价值观念的族群特色和利益诉求,由此在20世纪的俄罗斯社会中不断重组和裂变。作为主宰20世纪俄罗斯犹太文学和严肃文学的中坚之一,巴别尔作品的接受出版与意识形态、社会改革和思想论争之间的关系,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观察百年来俄罗斯社会精英话语走向的典型切片和标本。在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的多元激荡中,民族主义思潮成为宰制当今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核心思潮,成为对现实问题进行历史叙述的标准,成为认同或拒绝世界主流文化的尺度,进而影响着文化理念的重建、文学理论的重构、文学史的重修、大众文化的确认、后现代主义的叙述等诸多层面^{[15]36-90}。巴别尔研究在当代俄罗斯学界的曲折变迁,无疑与当代俄罗斯知识界的认知立场和价值诉求有着隐蔽而密切的关联:一方面部分反映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发展概况和思想文化特点,即逐步去意识形态化,在日趋自由化的语境中,呈现出注重文学内在审美本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俄罗斯学界的研究特点,即在逐

渐去意识形态过程中,与主流思想展开对话,隐蔽表达不同于西方的民族性诉求,带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和现实性价值。

自1985年以来,20世纪短篇小说大师巴别尔研究在俄罗斯得到日渐深入的学理研究,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苏联解体之后,当代俄罗斯的巴别尔研究呈现出来的鲜明特点是,在研究中高度重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归类 and 积累;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扎实细致地研读、考证和辨析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新发掘出来的史料,然后在宏大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返回文本,展开原典解读、知性评论和深度剖析,由此杜绝了简单推理和主观臆断,保证了研究的学理性和客观性。研究者对巴别尔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巴别尔作品中的普遍性而部分忽略犹太性,关注巴别尔与同时代作家、俄波革命及犹太族裔的关系,瞩目巴别尔的多元文化身份和体现在作品中的悖论艺术特色。当代俄罗斯巴别尔研究的变迁,部分反映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发展概况和思想文化特点,也表现了俄罗斯学界的研究特点,即在去意识形态过程中,与主流思想展开对话,扩展作家的现代性意义。

总之,俄罗斯学界对巴别尔的认识、叙述和研究与西方则有着较大差别,巴别尔在俄罗斯文学声誉的变迁漂泊正是研究变迁起伏的重要表征之一。俄罗斯学界对巴别尔研究的世纪路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俄罗斯学界和主流思想保持的张力关系,即借用/移用俄罗斯主流思想重新诠释作家,通过作家研究验证、扩大并可能部分修正主流思想,同时借此提升俄罗斯文学的普遍性意义,隐蔽而严谨地表达着不同于西方的民族性诉求,带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和现实性价值。这样一方面固然扩展了主流思想的普遍性价值,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巴别尔小说的多重意义。在接受和阐释文学遗产过程中,当代俄罗斯学界通过文学个案研究和群体剖析,力图还原俄罗斯民族本质文化特征,并以此介入全球化过程,更强烈地突显俄罗斯问题的全球性意义和俄罗斯价值观的普世性。这种民族主义立场、导向和诉求,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俄罗斯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转型能有序转变,另一方面也使俄罗斯未能充分从全球化中直接受益,进而被部分孤立和边缘,并直接影响着俄罗斯精英话语的现实考量与民族诉求。巴别尔研究在当代俄罗

斯从遮蔽到回归的华丽转身,从侧面映照出当代俄罗斯文学史的自我解构与多样重构;从多元到综合的话语嬗变,部分彰显出当代俄罗斯文学思想的渐次裂变与重组激情;从边缘到主流的微妙移位,折射出当代俄罗斯精英话语的认知立场与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 [1] БАЕВСКИЙ В 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 [M].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3.
- [2] [俄]亚·沃隆斯基.在山口[M].刁绍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 [3] [美]马克·斯洛宁.现代俄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4] 王树福.巴别尔接受史:20世纪俄罗斯精英话语的裂变与重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6-29.
- [5] БЕЛАЯ, Г. А. Трагедия Исаака Бабеля [G]//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х т. Т.1. М.: Альд,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2. 5-37.
- [6] БАХТИН М М.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Эстетики [M].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5.

- [7] ГАНЕНКО И. Против Чуждых Влияний [J]. Октябрь, 1960, (4): 171-174.
- [8] МАКАРОВ А. Разговор по Поводу: Литературно-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M]. М.: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1959.
- [9] ТАРАСОВА В В. Стиль Исаака Бабеля (“Конармия”) [D].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раль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М. Горького, 1999. <http://www.dissertation1.narod.ru/avtoreferats/avtoref175.htm>.
- [10] [美]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M].蒲立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 [11] SICHER E. Style and Structure in the Prose of Isaak Babel [M]. Columbus Ohio: Slavica, 1986.
- [12] БЕЛАЯ Г А. Третья Жизнь Исаака Бабеля [J]. Октябрь, 1989, (10): 185-197.
- [13] 王树福.复调特色与多样解读:巴别尔小说话语层次的权力关系[J].外国文学研究,2009, (5): 117-127.
- [14] Ковский, Вадим,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Неподдельная Жизнь и Беллетристические Подделки [J].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2, (3): 23-78.
- [15] 林精华.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悖论: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转型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Cognitive Position and Value Appeal: Study on Babel in Contemporary Russia

WANG Shu-fu^{1a,1b;2}

(1.a.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Hubei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Stud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2.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Since 1985, there have been remarkable changes in Russian academia with more and more the great Russian novelist master Isaac Babel's works being published and study on his theories going deeper and deeper. Based on carefully excavating, collecting, summarizing, sorting, explaining and publishing Babel's works, related documents and other materials, scholars try to refres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Babel's literary legacy and produc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about it. New academic achievements keep being born. With new analyses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Babel's works, scholars begin to place more emphasis on the identity of Babel's work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abel and other contemporary writers, Babel and Russo-Polish revolution, and Babel and Jewish race. More attention is now paid to Babel's multi-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aradoxical characteristics in Babel's works. The variance of modern Russian Babel study, on one hand reflects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20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character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it represents the Russian academic study specialty, which is to develop dialogues with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o extend the Babel's modernist meaning in process of removing ideology.

Key words: study on Babel;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cognitive position; value appeal

[责任编辑:郑红翠]